



中美关系：依赖性与脆弱性

美韩黄海军演之后，美国又企图将南海领土争端国际化。中美关系再度趋紧。尽管事关安全大局，但是两国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小。因为中美已经进入复合型相互依赖阶段。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相互依赖主要体现为互补和合作。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世界工厂”之一，中国生产廉价产品出口美国，从中美贸易中得到巨额贸易顺差。然后，中国再把钱借给美国人消费，扩大美国的消费。

在军事领域，中美相互依赖主要体现为互相竞争，即一方的行动被认为可能损害另一方的利益。最近20年，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国防实力持续提高。从国防投入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是唯一能够紧随美国之后的国家。

中美在军事领域的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抽象的“安全困境”主导下的竞争。由于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军事领域的“安全困境”比较明显，即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被美视为威胁。二是具体的安全利益竞争，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在谈到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时，《二〇〇八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忧虑美保持对亚太地区的战

略关注和投入，强化军事同盟，调整军事部署，增强军事能力。美国防部发言人魏特曼则指出，美军事力量向亚太地区转移，是防范中国军事发展的必要之举。三是军事利益冲突。绝不放弃对台独的军事威慑是中国的基本政策，但是美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负有安全“责任”，因此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面对面的军事竞争甚至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在政治上，中美各自的政治影响力体现出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两国由于政治制度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有别、国际地位差异，在国际政治中有诸多对立之处。然而，近年来美在处理棘手国际问题时，越来越需要中国的政治支持，比如朝核问题、缅甸问题、伊核问题。

同时，中美政治上的相互依赖也体现出对立的一面，美从两方面强有力地制约了中国的政治选择。一是美在亚太地区强大的安全和政治存在。通过正式的同盟关系和非正式的友好关系，美向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提供安全和政治保障，使亚太国家形成了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在政治上依然依靠美国的二元模式。

近年来，亚太国家在与中国经济

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同时，纷纷强化同美国的政治安全合作。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时，每时每刻不得不考虑美国的存在和影响。二是冷战结束以来，美一方面大力输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美国模式”，另一方面批评中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模式”，严重损害中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道义上的感召力。

即便如此，中美之间直接出现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因为中美关系已走出了安全主导型时代。中美关系从安全主导型转向复合相互依赖，关键在于安全稀缺性缓解、军事力量的效用下降。中美关系中的议题日趋多元化，并且没有一个议题能主导全局。在这个新阶段，中美关系仍然充满着矛盾、斗争与合作，但是所有双边领域同时陷入冲突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作为全局和整体的中美关系不大可能大起大落。中美两国的矛盾和冲突将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为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奠定了基础。同时，依赖程度加深和中美实力地位的变化又为这对双边关系增加了脆弱性。

（摘自《中国日报》（英文版）
2010年7月30日 牛新春/文）

笃行·警世钟·

时很紧张。他却像平常一样，非常随便，把我们安排在里边半间，随手拉上了布帘，在外面接待起客人来，事后才知道是张闻天、陆定一、舒同等来上海，专程前来看望。在互致问候、交流情况后，几位领导都建议他回到中央有关部门去搞宣传工作，可吴亮平却笑着摇摇头说，我还是喜欢在基层工作。”

前辈只在乎工作，全不在乎官位。读过另一位老部下陈祥珍（后为上海石化涤纶二厂党委书记）的回忆，更令人感慨——见吴亮平每年夏天都要把许多历史档案材料（其中有珍贵的与毛泽东往来信件等）拿出来晒太阳，来做客的弟弟建议：“你为

何不上交？还要自己每年为防霉晒晒太阳。”吴亮平回答说：“不行，我现在不能上交。上交了，人家还误认为我嫌官小来要官了。等我去死后，由家属上交。”——俯身工作光荣，伸手要官可耻，就连任何“要官”的嫌疑都要竭力加以排除，你能不肃然起敬？

前辈“官念”淡如水。在这等高尚的灵魂面前议论官大官小，我不由看出自己的渺小。不是说“立党为公”吗？我们都是信奉《共产党宣言》才走到一起来的——“过去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

独立的运动”。从马克思以来的共产党人，奉行的恰是为公众翻身求解放谋福利而奋不顾身——当然更不会顾名、顾位、顾级别。

官也不妨做，问题在为谁而做。不是为自己及老婆孩子一家一姓来做，而要为广大来做。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也仅仅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性”（恩格斯语）。这种官，本质上是“仆”，即社会公仆。“官”与“仆”，做官与做工作，正是在遵循立党为公宗旨的基础上得以统一。

（摘自《上海支部生活》2010年第4期 司徒伟智/文）